

心尖上的宠物精灵

□何军林



曾经,对于养宠物我是万般的排斥,甚至十分反感。无论在街头还是小区,每每看到有人将宠物狗之类的抱在怀里,像疼爱自家孩子一般做亲密状,我就心生厌恶,会在心头叩问一声:他们到底怎么啦?

说实话,本质上我并不讨厌猫、狗一类的东西,也不害怕它们。小时候在乡下,我家也有狗有猫,但不是当宠物养,而是当成家里必备的东西,主要是用来看家护院,用来逮耗子。家里人跟猫和狗的感情都很好,很自然地把它们当成家庭的一分子,似乎它们天生就属于这个家庭。自从跨入城市,成为都市众生中的一员,乡下的猫和狗便随着老家那片土地渐行渐远,最后彻底从视线里消失。我一直认为猫和狗一类的生灵,应该属于广阔的农村,属于自由自在的乡野,跟城市没有丝毫的关系。正因如此,我拒绝在城里养狗、养猫,无论是当初谈恋爱,还是后来结婚生子,我都固守着自己的原则。偶尔被人问及为何不养宠物时,我只能假装痛苦地长叹一声:“我得挣钱养家糊口啊!哪

有精力养宠物。”

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会远离宠物,只会把猫和狗当成乡下记忆的一部分。但这种充满宁静色彩的想法,在7年前的某一天被彻底打破了、粉碎了。那天,一位好友毫无征兆地主动上门,还很没有道理地带来一只博美犬。朋友告诉我,这只博美犬叫姐姐,想暂时寄养在我这儿,因为他被公司派驻外地半年。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表情如同遭遇突然袭击,先是半张着嘴巴发愣,接着是心生恼火,然后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搞不懂这家伙怎么会想到把狗寄养在我这儿。朋友却说:“我们先不说爱心的问题,就说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信任你才想到把姐姐寄养在你这儿,相当于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作为朋友你觉得不应该吗?”我能听出来,如果我不答应朋友的请求,我们之间的友谊完全有可能因此终结。

当我还痛苦中跟自己较劲的时候,儿子早已兴高采烈,像是意外收到从天而降的礼物,一个劲地催促我赶快答应。看着儿子热切期盼的眼神,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点了点头。朋友出门离开时,我抓住

机会盯住他的后脑勺嚷了一句:“要不是看到我儿子那么喜欢姐姐,我是绝不会答应你的!”朋友回头给了我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姐姐的到来,除了我不痛快,家里其他人都满心欢喜。我的不痛快是有理由的,也许是不习惯突然被送到一个陌生环境,夜里,当屋里的灯光熄灭后,姐姐开始刨门板,还婴儿般地哼哼唧唧。它从客厅的门刨到卧室的门,好像要一直刨到天亮。

好在几天后,姐姐夜里不再刨门了,可能它渐渐熟悉了新环境,到点就吃饭睡觉,一副十分乖巧的样子。但有些奇怪的是,在家里其他人面前,姐姐总是摇头摆尾,像在跟亲人撒娇,而在我面前却从不摇尾巴,甚至都不靠近我,总是做出一副畏畏缩缩的可怜样。我不禁感叹,这小家伙难道看得出我不喜欢它?家里人说:“狗狗聪明得很,智商相当于两三岁的小孩,分清谁对它好不好。”

或许是为了测试姐姐是否真能分清好歹,我开始试着接近它。有天,当我抚摸过姐姐后,正准备把目光转向客厅的电视,姐姐却突然在前面抬起两只前脚,合拢在一起给我作揖做恭喜状,而且一口气做了20多个。当时我都看傻了,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便是一阵狂喜,最后情不自禁地将它抱进怀里,如同抱住一个叫人怜爱的小精灵。打那以后,我便主动争着要带着姐姐到小区溜达。

每次到小区,我们都会给姐姐套上狗绳,实实在在地摆出一副遛狗的架势。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给姐姐多一点自由,便把狗绳解了,结果发生了意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路都很安静的姐姐突然开始撵一个过路的小孩,还把小孩咬了一口,虽然没咬出伤口,但小孩的腿肚子上有一小块乌青。出于负责的态度,我赶紧送小孩到附近医院打疫苗。从医院回到家,发现姐姐蜷缩在墙脚,紧张地望着我。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想好要教训姐姐一顿,甚至想过要踹它两脚,但看到它一副自知犯错的惶恐模样,我的心软了,只是板着面孔吼了它一通,警告它以后绝不允许再犯类似错误。也许姐姐真的听懂了,从此,它再没咬过人,直到今天都没有。

眼看朋友就要从外地回来了,我竟然开始

担心朋友会把姐姐带走。那几天,我们的主要话题都跟姐姐有关,都在猜测朋友会不会把它要回去。结果,朋友回来后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没有要回姐姐,而是把它送给了我!我盯住他离开的背影说:“你就放心吧,我们会把姐姐放在心尖尖上疼爱的。”

姐姐在第三年怀孕了,随后生下四只小狗崽。其中三只刚满月,就被人抱养,剩下一只小狗崽却无人问津。的确,这只狗崽生下时就十分瘦小,像只没长毛的小耗子。说实话,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小的狗崽,甚至担心它根本就活不了。没想到的是,它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精神。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很草率很没有诗意地给它取了个“黄黄”的名字,主要原因是它的毛发是黄的。

也不知姐姐是如何教导黄黄的,反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黄黄也像姐姐一样开始抬起两只前腿打躬作揖,那可爱劲叫人难以形容。尤其令我感慨的是,每次下班回家,刚出电梯口,就能听到姐姐和黄黄这母女俩欢快的叫声,不知它们是闻到了我的气味,还是熟悉我的脚步声。当我打开房门,母女俩一定会守在门口,欢天喜地望着我摇尾巴,还会走过来舔我的脚跟,轻轻咬我的裤脚。当我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它们会跟过来爬到我的腿上,做出一副撒娇的姿态,享受我的抚摸。

都说狗最通人性,也最忠诚,从姐姐和黄黄这对母女身上我看得清清楚楚。比如,有客人来了,如果它们不喜欢,总是会吼上几声。待家里人出面教育两句,它们就会向客人摇摇尾巴,像是在表示道歉。

事实上,令我感慨的还有姐姐和黄黄母女间的那份血脉亲情。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如果姐姐不经意在前头跑出了一段距离,它定会重新跑回来,带着黄黄重新上路;如果有别的狗对着黄黄汪汪叫,姐姐会毫不犹豫站出来挡在前面,一通吼叫将对方赶走……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我都想把它们抱在怀里,贴在心尖上。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才发现姐姐和黄黄因为心脏病早已离开我们了,不知道这两个小精灵是否在另一个世界也有梦境,更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出现于它们的梦中。但我清楚一点,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是属于它们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李花有信

□陈进

三月春光正好,一团一团清新雅致的白,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自然地伸向沟谷和山梁,黑泥沟铺天盖地的李花一夜之间成了新宠。人们穿着红着紫,摆弄着各种姿势在花间陶醉。清香浮动,一个抬头,我恍然也见到母亲在李树下寻望的身影,她略显凌乱的发丝间还点缀着几片花瓣。

母亲一年四季有忙不完的农活,却也是个爱花之人。她从田地干活时常常顺手带一把花回来交到孩子的手中,有时是野花,有时是菜花。犹记小时候,屋后菜地周边有十几株李树,顺着菜地有一条小路,通向后山住着几十家人的“小号湾”大院子。我家的包产地就在大院子背后的山上。每逢李花开的时节,母亲从山上劳作归来,哪怕背着背篓、拿着锄头,经过那段小路时也会在李树前停留一会儿,哪一枝率先绽放第一朵花,她总是知晓得很清楚。母亲专注地看李花的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几个孩子受母亲的影响,也经常李树下流连。李花开了,我们最喜欢干的活儿,就是被吩咐去那块菜地里

摘菜和当护花使者。母亲笑咪咪地说:“看紧点,一朵花就是一个李子,只许人看,不许人碰。”我和弟弟不用干农活,经常一放学就自觉跑到菜地里“站岗”,风一吹,便高兴得很,扬起脸,伸着手,试图接住空中飘飘悠悠的花瓣。有时我俩也在菜地里做躲猫猫的游戏,只要有人靠近就理直气壮地大吼一声。

李花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遗憾的是那么多李树,美好的记忆里就没有一帧关于吃李子的画面。李子成熟的季节,家里人很少能吃上李子,因为那些李树长在路边,无论我们怎么严防死守,进出大院子的人太多太频繁了,李子还没成熟就今天几个、明天几个地递减,到真正成熟时已寥寥无几。没过几年,那些李树不知啥原因,所有树干都长满厚厚的白斑,相继死去了。

时光悠悠流转,我们几个孩子长大相继离开了家,心中存储的李花情结早已淡去。未曾料到,父母奔古稀之年时竟将“小号湾”后的山坡地变成了一片李树林。问及原因,父亲认真地回答:“你们母亲喜欢。”每年三月,母亲乐呵呵地

电话告知山上第一朵李花绽放的喜讯。亲近李花,再度成为我家的美事。我们老少相携,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缓缓向后山行进。几十年后,“小号湾”大院子的模样彻底变了,村民相继搬出。远远眺望,那片李花越过大院子葱茏的树丛,仿若春山腰间系了母亲同款的花边围裙。山里很寂静,春风轻拂山坳,无数洁白的花瓣挣脱绛紫的萼片,在晨光中舒展自如。万千玲珑剔透的小玉盏成团成簇地傍在枝头,纤细的花蕊轻轻颤动,引得群群游蜂忙不迭地扑入花心,翅膀沾满月光般的芬芳。母亲笑意盈盈,漫步于花丛之间,一会儿在这棵树下凝望,一会儿在那棵树下轻嗅,嘴里喃喃自语:“今年李花开得好,像人一样笑嘻嘻的!”

母亲终于有了闲暇时间来伺候喜欢的李花,也满足了咱们儿时没吃上李子的心愿。年老的母亲闲不下来,仍喜欢干农活,有事没事都在田间地头转悠。知道我们回家了,她也匆匆归来。和她一同回来的除了新鲜的蔬菜,往往还有一把时令的花,可能是映山红,也可能是萝卜花。在母亲所爱的花花世界里,最

开心的还是每年三月召唤我们去观赏那半山的李花。微风轻拂,李花的花瓣如雪片般纷纷飘落。母亲穿梭林间是笑得最舒展的那个,她斑白的发间沾着花瓣,像李树林的一部分,显得出奇地和谐。一家人漫步于李树下,赏花、谈天,成为古稀母亲三月里独有的仪式感。

可惜这样美好的召唤没有持续几年,李花按时怒放时,母亲的电话却很难按时抵达。她的脑萎缩得厉害,多次因梗阻而住院,许多日常琐事渐渐忘却。2019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已经痴呆的母亲悄悄打开家门去了另一座山上,没能找到想去的李树林,最终化作了一朵褪色的李花掉进泥土,再也没有回来。

又一个三月到来,我辗转在异地山头的李花丛中思念老家后山那片李花。一朵一朵清新雅致的白,浮在千枝万叶的长长抒情里,我在恍惚间总看见母亲站在光影里,微卷的银发在漫天的白花瓣中浮动,她慢慢转过身来,对着我浅浅一笑,好像在说:“今年李花开了,早点回家。”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